

苦 極 女 俠



涂俏/著

“卧底女侠”

60天隐性采访实录



作家出版社

125
596

111968

“卧底女侠”

60天
隐性采访实录

卧底女侠



涂俏/著



ADA10/2817 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婚：“卧底女侠”60天隐性采访实录/涂俏著 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4.9

ISBN 7 - 5063 - 3075 - X

I . 苦… II . 涂… III 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6495 号

苦婚：“卧底女侠”60 天隐性采访实录

作者：涂 俏

责任编辑：启 天

装帧设计：李 栋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：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：紫恒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640 × 970 1/16

字数：220 千

印张：15.75 插页：4

印数：001 - 15000

版次：200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075 - X

定价：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写在前面

我知道，我无法回避，无法躲闪，每一次经过海湾村的村口，恰巧或是刻意，我都有一丝牵挂，一点牵绊，一阵茫然。

3年前，我在那里“卧底”采访了两个月。

3年来，我在村里结识的女伴们，那些另类婚姻的尝试者、实践者，我曾暗访过的那些“二奶”，无论是阿洁、阿月，还是阿金、阿银，除了“扶正”后搬迁至新居的佳佳之外，我都没有看到她们的命运有什么改变。在被港人包养的岁月里，她们的生活依旧，甚至愈来愈艰难，她们的容颜在期望新生活的等待中逐渐老去。

“二奶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多年来“只能做不能写”，对这一群体或个案，一直处于“封锁”状态。这是一个谁都知道存在，谁也说不清楚前因后果的男女结合的“怪胎”。我的卧底“二奶群落”的计划，酝酿了较长时间。我服务于大陆媒体的时候，老总们觉得我的主意不错，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到阳光下晒一晒，但也直率地告诉我，报社是不可能发“二奶”一类的长篇新闻报道的。后来，我转到《香港商报》工作，又一次蠢蠢欲动。我卧底“二奶群落”调查的夙愿，在报社高层领导的大



1

写

在

前

面



力支持下，选择与香港米埔隔河相望的一个城中村，开始实施起来。

在2001年2、3月间，本书中近1/5的篇幅陆续见之于《香港商报》，以新闻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。在深港两地，一个“包二奶”及“二奶群落”的冰山一角，终于浮出水面。一个或者讳莫如深，或者视而不见，或者遮遮掩掩，或者语焉不详的泛起的沉渣，终于连续地、较为集中地首次在媒体上“曝光”。对《香港商报》高层领导和记者同仁们对我的支持、关心和帮助，我一直心存感念。

那时，在《香港商报》连载的总题是《“二奶”生活全纪录——记者卧底窥视“金屋藏娇”记录不幸女人“酸甜苦辣”》，据发行科员工说，当时商报的零售量是节节攀升的，对深港两地是有些触动的。但是，大陆读者对这一边缘群体依旧是不甚了了。2004年6月，《北京文学》刊发了约5万字的调查，题为《我在深圳“二奶村”的60个日日夜夜》，新浪网、《羊城晚报》等多家媒体进行转载，将我的这次暗访活动旧话重提，引来诸多的社会关注。

我收到了多个电话和多封信件，向我了解、询问、探访“二奶群落”的诸多细节，更多的人则希望看到这部作品的全貌。

也就在这前后，在诸多报刊上“二奶”字样的眼球撞击率还是蛮高的。

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，他在江西任职期间，我仰起脸采访过他，他“包”了个发廊妹当“二奶”。我是在上饶市长大的。去年8月26日，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中自缢身亡。今年7月4日，在江西省委全会上，正式通报了余小平严重违纪问题。《江西日报》报道说：余小平一直与一个1977年出生的女孩保持两性关系。其间，余小平将其调入南昌市工作，租了一套住房供其居住，并先后送给其现金8.5万元、有价票证1.03万元。还为其购置了价值2.78万元的家用电器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。

我的困惑是，如果刘芳仁不是贪污677万元巨款，余小平不是经济犯罪问题，他们包养“二奶”的劣迹会浮出水面吗？不会，只会当作风花雪月的故事在酒楼茶肆中悄悄地“吟唱”。

所以，我认为，仅仅批评、指责“二奶”是不够的，也是不公正的。甚至，仅仅指责、批评刘芳仁一类的男人也是不够的。

我想，既然有读者需要，现实中的“二奶”也远没有绝迹，特别是社会中有“二奶”生存的土壤，我还是把旧作整理出来吧，让读者对深圳河畔的“二奶群落”尽可能有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，目的还是举出个案，以期引起社会关注。

迄今为止，这是我暗访时间最长的一次另类体验，也是颇具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一次深度新闻的挖掘。60天内，我假扮被人“抛弃”的大龄“二奶”，以此来吸引真正“二奶”们的眼球。我深入“二奶”人家、地下赌马场和地下麻将馆，甚至去“相亲”，陪怨妇去口岸“寻夫”，真正地和底层“二奶”们打成一片。她们剥开自己的伤口让我看，口无遮拦地讲述自己的辛酸故事，我博得了她们的信任，见证了“二奶群落”女人们的众生相。

我越了解她们，就越感到处于边缘地带的女人的无助、无奈和无力。《圣经》上说，上帝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来作为他的配偶，这就从神学理论的层面，把女人钉在作为男人的依附和从属的十字架上，是对妇女骨子里的歧视。然而，作为“二奶”的女人，她对拥有她的男人确实是一种依附性的造物。歌德唱道：对待妇女要宽容厚道/她是用弯曲的肋骨造成/神不能使她做挺直的人（《歌德诗集·观察之书》）。

对“二奶”，我们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是容易做到的，可怎样代替神的地位，“使她做挺直的人”却并非易事。我想，这大概也属于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吧！

关于本书的写作，有几点在这里作一交待。

3年前，我在“卧底”的时候，在许多个闲来无事的夜晚，我杂七杂八地读了些有关纳妾的书，做了一些读书笔记。这次成书，我把当初的所读和所想以“夜读笔记”的形式，放在有关章节之后，就教于广大读者。

卧底“二奶群落”虽然仅仅只有两个月，但在卧底的计划结束后，我并没有放弃对“二奶群落”的调查和关注。在我加盟香港《文汇报》的头一年，我还再次深入海湾村专访，撰写了因经济不景气，诸多港人包养“二奶”发生“转型”的报道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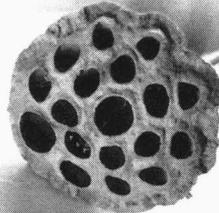
同时，为了让读者能够全方位、多角度地观察这个特殊的“二奶群落”，我也摘录了当前有关“二奶”的一些报道，以“现在进行时”的方式穿插在有关章节里。

自拉自唱的开场白，就说到这里吧。

2004年7月17日星期六

于深圳河畔

C o n t e n t s



0 0 1 /第一章	姑娘，你为什么泪流满面？
	夜读笔记（一）
0 0 7 /第二章	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
	夜读笔记（二）
0 1 5 /第三章	地下麻将馆
	夜读笔记（三）
0 2 1 /第四章	阿灿“甘愿”让男人包养
0 2 7 /第五章	这个丈夫吃软饭
	夜读笔记（四）
0 3 5 /第六章	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伤
	夜读笔记（五）
0 4 1 /第七章	无可奈何桑拿女
0 4 7 /第八章	川西妹子坎坷天涯路
	夜读笔记（六）
0 6 1 /第九章	“芭蕉不展丁香结”
	夜读笔记（七）
0 7 0 /第十章	抢“老公”回家过团圆年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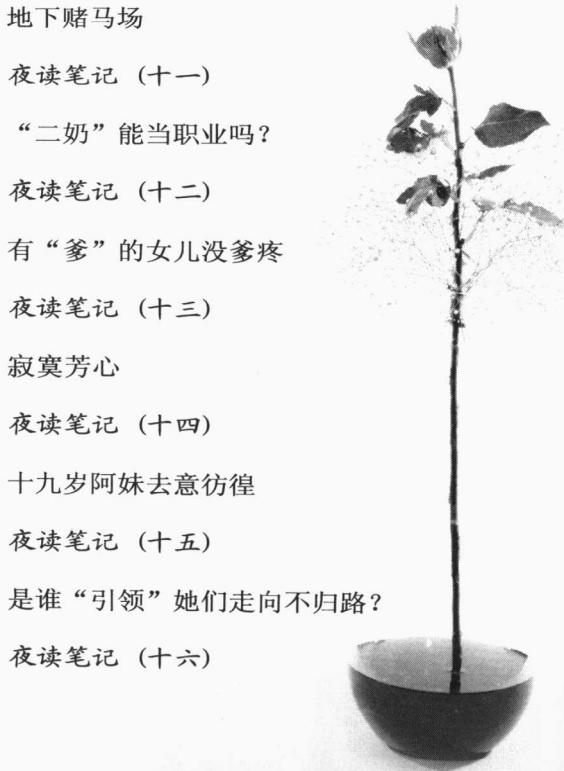


C o n t e n t 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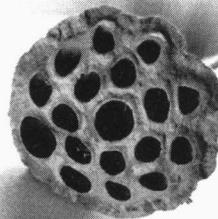
苦婚
【卧底女侠】
○天隐性采访实录

目录

076 /第十一章	阿银的故事(上) 学钢琴的农村妹 夜读笔记 (八)
086 /第十二章	阿银的故事(下) 但愿“一朝”拥有 夜读笔记 (九)
095 /第十三章	女记者相亲见“老爸” 夜读笔记 (十)
100 /第十四章	地下赌马场 夜读笔记 (十一)
108 /第十五章	“二奶”能当职业吗? 夜读笔记 (十二)
116 /第十六章	有“爹”的女儿没爹疼 夜读笔记 (十三)
125 /第十七章	寂寞芳心 夜读笔记 (十四)
131 /第十八章	十九岁阿妹去意彷徨 夜读笔记 (十五)
144 /第十九章	是谁“引领”她们走向不归路? 夜读笔记 (十六)



C o n t e n t s



- 1 5 3 /第二十章 变异的世界纷乱如麻
- 1 6 3 /第二十一章 低俗色调和悲剧色彩 (现在进行时)
夜读笔记 (十七)
- 1 7 1 /第二十二章 夜半故事会
夜读笔记 (十八)
- 1 7 8 /第二十三章 凤毛麟角的“升级换代”
夜读笔记 (十九)
- 1 8 6 /第二十四章 真的甘心做“小”?
夜读笔记 (二十)
- 1 9 4 /第二十五章 追问男人
夜读笔记 (二十一)
- 2 0 3 /第二十六章 追问女人
夜读笔记 (二十二)
- 2 0 9 /第二十七章 房东物语
- 2 1 5 /第二十八章 众说纷纭
夜读笔记 (二十三)
- 2 2 9 /第二十九章 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
- 2 3 4 /第三十章 总被雨打风吹去

目
录



第一章

姑娘，你为什么 泪流满面？

(一)

2001年1月13日，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，在深圳打拼的外来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内地老家过年。从这天开始，我隐姓埋名实施“卧底”调查，拖着两三件行李，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（为了叙述的方便，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称之为海湾村）一个小单元房居住。稍事收拾，已是中午12点钟。

我这里所说的村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青山、绿水、田畴围绕的村庄，而是城中村，或者说是城市街道的一部分，只不过在城市规划里被区别对待，还保留着一些农村原生态的建筑群落。深圳市区发展迅猛，原有村落来不及同步建设，就有许多插花地一般的村子。海湾村村内主干道上有一家茶餐厅，我在那里买了一份煲仔饭吃。香港人根据英国人爱饮下午茶及其膳食习惯，在本岛开设了一种港式茶餐厅。深圳辟为经济特区之



后，就有港人将这种带有西方饮食文化特色的餐厅移植过来。正是晌午时分，茶餐厅内没有一般中餐饭馆里的那种喧闹，透过一尘不染的大玻璃窗望出去，整洁繁华的马路上，行人不多，只有拎着满兜鲜菜的年轻女子和一两个刚刚出门的港客。

煲仔饭香气扑鼻。不期然，一位女仔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。她身材娇小，短发齐耳，穿着一套粉白的棉睡衣，外罩一件艳黄色的太空衫，搭配得让人忍俊不禁。她走进柜台，对老板娘交待外卖的内容，便坐在椅子上等待打包。这时候，我无法安心吃饭，她的举止让我感到某种不安。她时不时警觉地瞥一眼门外，眼神有些惊恐，仿佛随时会有一只大灰狼冲进来咬她。不看门外的时候，她只是低着头，闷闷地想着心事。抬首之间，可以看见她的左脸眼睑边有一道划痕，像是有人用指甲剜过的一般。

大约10分钟后，老板娘给她打来两只饭包。就在她接过饭包的刹那间，玻璃门一阵乱晃，冲进来一位身材敦实的中年男子，猛然给了女仔两记响亮的耳光，操一口粤语骂骂咧咧：“死八婆，你有无搞错，背着我偷人，我打死你，你个死八婆……”

在中年人的辱骂、女仔的哭喊以及老板娘的劝架声中，食客们逐渐听了八分懂。中年男子是香港货柜车司机，上个星期他开车到梅林拉货，赫然看见这女仔与一个后生仔从一家超市出来，气得怒火中烧，先回到海湾村租住的家里，等女仔一回来就又打又骂，猛抓她的脸。今天他运完货回到家，又发现女仔不在，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，更怀疑女仔有奸情……

女仔涕泪交流，大呼冤枉。前次在梅林的那个后生仔，是她的胞弟。今日的烟头，是个会抽烟的四川妹子留下的。中年男子不信，气呼呼地当众诉说他如何供她吃供她穿，她反去包男人，恨不得把她打死。

渐渐地，女仔由嚎啕大哭变为间歇性的抽泣，眼色黯淡无光，有一份悲伤和绝望。

原本有英国绅士优雅味道的餐厅内乱作一团，败坏了我的食欲，赶紧埋单出门。

听得出来，女仔是中年男人包养下来的“二奶”。我猛然想起我“卧底”的目的，匆忙返回茶餐厅，碰巧遇见女仔红肿着眼睛走出来，我想拦住问问又不知说什么。她冷若冰霜斜睨



着我，迅速地走开，留给我一个单瘦的背影。

女人做了人家的“二奶”，一般是不会接受媒体采访的，何况在这种时候。我只有耐心地潜下来，住他个几十天，和“二奶”交朋友，或许才能挖到真材实料。

今天，茶餐厅内播放的音乐，不是在这种地方常听到的粤剧、港台流行歌曲，是萨克斯吹奏的《回家》。哦，回家，回家。

(二)

在珠江三角洲一带，在广州、深圳、东莞等地，“包二奶”现象日益严重。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，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、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，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“二奶”。随着这个“风流军团”的扩大，一些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住宅，如怡×花园、翠×花园等楼盘，因“二奶”相对集中而闻名。90年代中叶，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，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“金屋藏娇”的首选地。沿深圳河北岸，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，因便利出入境货柜车司机的歇脚和进出，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“二奶”的首选居住地。在关外，如布吉镇、宝安新城，由于房价较低，又无须持有“边境管理通行证”，在那些地方，亦有相当多的“二奶”居住。

对那些“二奶”租住较多的村子，人们习惯上称为“二奶村”。这种叫法，是不科学的，但口口相传，仿佛已经约定俗成。

当然，“包二奶”现象不单深圳存在，在其他地方也有，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，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，港人在深圳包养“二奶”竟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，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、家庭、道德等问题，早已引起广泛关注。1999年下半年，因珠江三角洲“包二奶”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，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，拍案而起，呼吁制定相关法律，严惩“包二奶”丑陋现象。

进入新世纪，原先有所回避、遮掩的有关“二奶”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，但对于“二奶”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。

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。当社会对“二奶”有较理智的态度，当媒体对“二奶”有较客观的对待，也就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一头扎进云雾中，沉进“二奶”居住相对较集中的海湾村，努力去接近、了解、捕捉、反映“二奶”们的甜酸苦辣。

(三)

我之所以选择海湾村作为隐性采访的落脚点，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。早在1998年10月，我因病在市中医院住院一个月，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。四川妹叫阿洁，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——大头。大头足足大阿洁18岁，但两人相爱得不行，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。大头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、拉货，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，见不到太太，就跑到医院来缠绵。那时，我常常帮阿洁撒谎，糊弄严格执行住院规定的值班医生，帮助她夜晚溜回家，次日清晨赶回医院等待查房。

大头不在深圳的夜晚，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。她说，她家安在海湾村，是喜欢村里的治安环境。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，因地理之便，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，迅速致富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，供外地人租住。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，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。村中的年轻靓女，阿洁说，也就是四川妹、湖南妹、贵州妹、江西妹等内地女子，多为港人所包养的“二奶”。阿洁家楼下，有一家云南粥店，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。每天早晨10时左右，多数“二奶”才刚刚起床，趿拉着拖鞋，穿着睡衣，云集粥店吃早餐，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。喝完粥后，相约打麻将。在粥店中，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“二奶”的各类信息。

那时，我就打算，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。阿洁出院，



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，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要到她家里去玩。大头不在的时候，她很孤单无助，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。我答应“以后再说”。

这个“以后”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。在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、帮助下，我决定入住海湾村，化名“阿敏”前去租房。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，无奈中我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，并请他保密。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“套房”。厨房的防盗网外，两栋私房挤压过来，抬头只见“一线天”。

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，然后跑到楼下的杂货店，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，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，将房内打扫干净。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，我好奇地扯出一根，跟我的头发比了比，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，一定是垂在腰际的。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，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？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？

离开茶餐厅在街上闲逛，想找阿洁，因她的手机一直关机，始终联络不上。她说的那家粥店也不知在哪条街巷。我回到公寓，百无聊赖地读墙，发现房间内一面墙上写着两个电话号码，一个是香港的手机号码，一个是香港的电话号码，字迹都模糊不清。

厨房窗户的防盗网上，挂着两串风铃，在寒风下拂动，发出清脆而神秘的声响。

夜晚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哪儿也不想去，便把床头柜当书桌，边读带来的几本书，边整理读书笔记。

夜读笔记（一）

妾：《辞海》1980年版注释为：“旧社会中的小妻；侧室；偏房。”

《辞海》1999年版将上述释义作了小小的修正：“旧指小妾；侧室；偏房。”

新版的改动很有意思。几字之易，道出一种无奈。旧社会中的妾，到了新社会竟然沉渣泛起，所以不能仅指“旧社会中的”东西，而用“旧指”加以包容。

在南方很有影响的、中国名牌杂志之一《新周刊》，总以独到的策划和视角见长。在1999年，有一期“男女关系经典表述”专栏，在辑录的词语中，有“包二奶”一语：

“二奶”这个词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原来纯粹是指真正的小老婆，后来逐渐把男人所包养的情妇也划了进去。大约在1995年前后，人们开始在名词“二奶”的前面，加了一个动词“包”。“包二奶”的势头是如此之烈，以至于成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妇联的工作重心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。（《新周刊》’99佳作》，新周刊杂志社编，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，P 301）

概括得很不错。只是，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”却未必。首先，她们不是老鼠，额头上没有贴“我是二奶我让你打”的广告。即便知道我们身边有“二奶”，你怎样去“打”？是运用法律的武器还是道德的力量？何况，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没有达到“人人喊打”、“全国共诛之”的地步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，在干部中，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来看，“包二奶”、“养情妇”的现象还少吗？

阿婷老公比她 大20多岁



(一)

海湾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“r”。顺着村口那根“r”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，走到村中繁闹的肉菜市场，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半。左边那一半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，高档、整齐而规范，共有20多栋，外称××花园。右边那一半却参差不齐，色泽不一，新旧混淆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，少说也有140栋。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，栋与栋之间已是“亲密无间”，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，相隔不过半米。

1月15日上午10时，我穿着企领胸衣、廉价的牛仔衣裤，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，挂在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，在村中开始闲逛，希望招摇过市能够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。

村内左侧高档花园有个露天休闲区，区内两三个小石凳上有闲人散坐。小圆桌四周，花农们堆满了各类售卖的年花，虽